

鯊魚區潛水樂

方蓁和我都追求嗜好，但領域各有不同。

吸引她的是她能夠去設法征服的那些活動；她投入，是因為有挑戰在其中。而我追求的嗜好都是我認為有樂趣的事。

常有人問我：「家一，方蓁去射擊訓練或是去比賽的時候，你都幹什麼呀？」

我絕不會沒事幹。方蓁去射擊讓我有了追求我喜歡的活動的時間，而背著水肺深海潛水，就是一種這樣的活動。



潛水我十分嫻熟。最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們就全家一起去嘗試潛水。當時在教練教導下，方蓁和兩個女兒在家中游泳池裡上了一課。我一向都主張方蓁和兩個女兒應該去嘗試各種不同的活動。方蓁比較屬於地上動物類型，不怎麼喜歡深海潛水，我們後來就決定不去碰它。

等方蓁射擊的時間越來越多，我感覺可以再去上潛水課了，而且要拿到潛水資格。女兒顧麟也差不多在那個時間拿到她的證照。迄今我也潛水大約已經十年了。

女兒喜歡在加州海岸外的太平洋裡潛水，我卻喜歡在溫暖清澈的加勒比海海水中遨遊。

我曾經在大巴哈馬、大開曼、開曼布拉克、波拉波拉島一帶潛水。我也喜歡開飛機，有一架飛機平常停放在佛羅里達，我通常搭機到佛羅里達後再自己開飛機到潛水目的地。

我喜歡附帶著很多行動的活動，潛水剛好符合了這一點。海底的熱帶魚美不勝收，徜徉海中的經驗與陸地行動完全不同--周遭盡是絢麗斑斕的五顏六色，魚兒游來游去觸手可及。

有三次我調高了冒險程度，前往巴哈馬拿騷的司徒特灣的鯊魚區潛水。我不是為了要克服畏懼或是要證明給自己看而去從事這項特殊的潛水活動；我去，是因為聽起來很好玩。

但我也不得不承認我第一次確實有點緊張。我詢問潛水學校的人有人潛水而被魚咬嗎？他說沒有。不過不管有還是沒有，我估計潛水的風險不會比在高速公路上開車大到哪裡去；公路上會出車禍，但是我也未因車禍就從此不上路了。

潛水時大家都被領到海床上的鯊魚區。鯊魚區其實是一個岩石圍起來的環狀區域，我們跪在礁石旁，放眼極目四望。首先進入眼簾的是礁鯊，但離我們仍有段距離。下一個出現在視線之內的是餵鯊魚的人，從頭到腳穿著鐵子甲，提著一籠魚頭，漂進環礁區。他一打開籠子的門，鯊魚就從四面八方聞腥而來，游向餵食者，將他重重包圍，搶食的瘋狂大戲也從此展開。



我們接到的指示是觀賞時要跪下、雙手貼近大腿。我頭一次從事這種潛水時，身子一動也不敢動。我張大了眼睛，不敢置信的看著：上方、四周、前方均逡巡的全是鯊魚，一幅難以令人置信的圖畫在我眼前出現。鯊魚大約六英尺長，有些在你附近游動，甚至會游著游著就撞上你。

餵魚的人餵了十多分鐘後就結束餵食過程，游開那一帶，但鯊魚依然尾隨不去。

潛水學員接到的指示是暫時留在原地，看看鯊魚你爭我奪搶食時有沒有那隻鯊撞掉了牙齒，留在海床上。最後教練發出信號，要大家浮出水面；那一刻鯊魚都走了，那一帶安全了，可以浮出水面。

我最後一次去鯊魚區潛水，是在二〇一六年的三月，女兒顧麟與我一同前往。



顧麟是一位潛水高手，段數比我高，擁有夜間與救人的雙重潛水證照。她喜歡在加州蒙特瑞外海的太平洋中潛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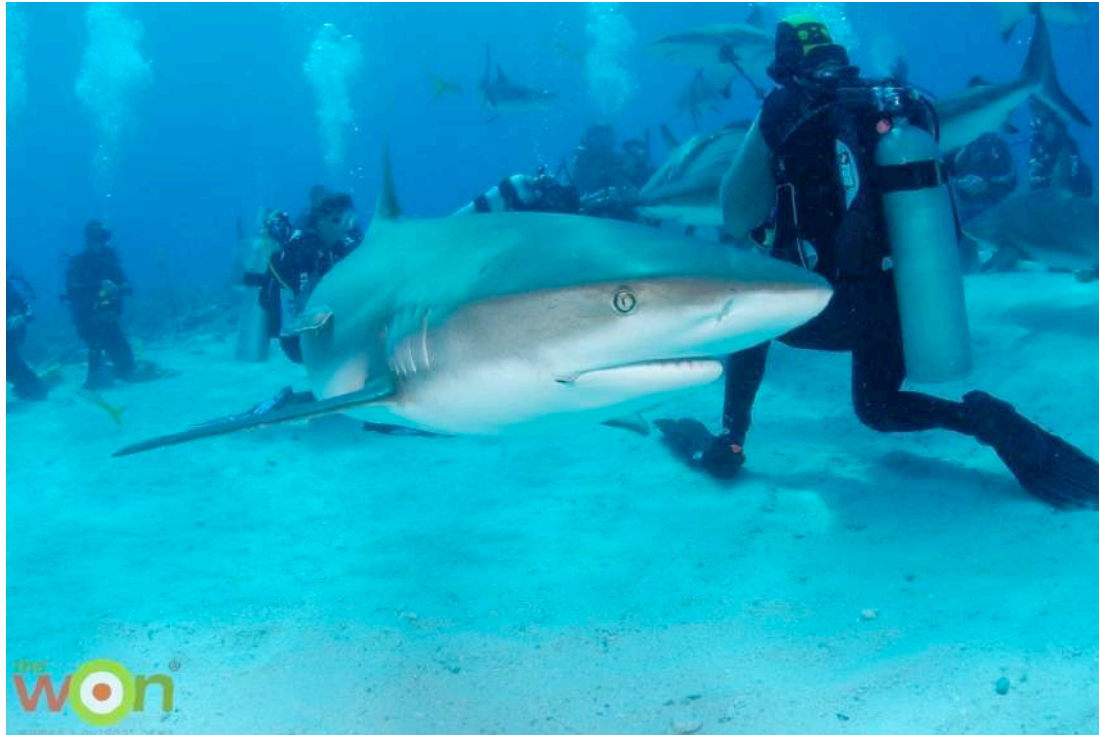
我有兩次與她同去，但是由於我視力漸弱、洋水太冷，而且還有一次我把一條大白鯊當成了海狗，使得我對在太平洋潛水不那麼熱衷前往。

但是顧麟喜歡在能見度不佳、冰涼的水中在載浮載沉。

我也希望她去體驗一下鯊魚區的潛水滋味。這是我們父女倆共度時光的愉快方式。

顧麟最近想起這樣的潛水時曾說：「它真是令人興奮。你可以自己想像在水中如何邂逅鯊魚：鯊魚如何、如何，教練又如何、如何告訴你，但是這些都是理論；當鯊魚鼓動著尾巴游過來的時候，幾乎跟你頭碰頭、離你臉龐只有一巴掌那麼遠，那種真實感真是動人的令人心悸。」

我的女兒常常對我開玩笑說，我一在機場放下太太讓她單飛後，我就自己去冒險了。方蓁的射擊事業其實為我們兩個人都打開了大門，兩人都可以去盡情追逐自己的嗜好與興趣。



找到自己的鯊魚探險

方蓁在外競賽時我不會枯坐家中；我是那種如果身邊沒有什麼興奮刺激的事好做，就自己會出去冒險的人。

方蓁是目標導向、在過程中找到滿足，我則從結果在得到滿足。如果需要拼老命才能從嗜好中得到快樂，那種嗜好就罷了，我會去找別的東西。方蓁受吸引、去追尋的，是會驅動她全力以赴的事。她的態度與方式令人欽佩，但是我認為大多數的人像我一樣，要找的是樂趣，是讓人易於樂在其中的嗜好。